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7
(第6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6)

日人圆仁视野中的唐代乡村社会

王福昌

(华南农业大学 农史研究室,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取佛法的旅行日记。此书涉及到唐代农村社会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乡村交通与旅行生活、社会组织、饮食、宗教信仰、道德风尚、种植养殖、交往礼节、节日、绿化等。通过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乡村社会史料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唐代乡村社会的认识。

关键词: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代;乡村社会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7)01-0097-05

唐文宗开成三年(818年)6月,45岁的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9月回国,历时9年,历经相当于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和河南七省。行程所经唐朝当时州治所凡20处,县治所35处,村落有名称者80余处。他以日记的形式将道途见闻记录下来,撰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1]。此书涉及到当时的乡村交通与旅行生活、乡村社会组织、饮食、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种植养殖、交往礼节、节日、绿化等,有比较丰富的乡村社会史料。以往学术界已作了一些研究[2],[3]84-91。本文想就前人尚未论及或论述不全面的问题作一个探讨。

一、交通与旅行生活

首先,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的记载反映了唐代农村"南船北马"的交通格局以及南方水路、北方陆路旅行生活的诸多特点。南方江河湖泊众多,流量又大,便于行舟。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4]161圆仁在今江苏一带的活动几乎都是乘船走水路。北方降水较少,河湖少,流量亦小,但地势开阔,一马平川,便于车马驰骋和徒步行走。圆仁从山东东部登州文登县下船后至五台山,再从五台山至长安则基本上是步行走陆路。

同时,南方水路与北方陆路旅行生活又有诸种不同之点。南方水路往往是日夜兼程,表现出停走不定的状态。如开成3年7月21日"半夜发行"、22日"入夜暗行"。北方陆路一般是白天赶路,晚上"宿住"。如开成5年2月圆仁从登州文登县赤山村下船改由陆路步行后都是早上出发,晚上找地方住宿。南方水路快慢不定。如开成4年2月23日从高邮到行贺桥一段55里走了约20小时,每小时平均2.75里。24日从山阳县到楚州仅用4个小时就走了65里,平均每小时16.25里。二者的时速差达13.5里。北方陆路行速比南方水路行速稳定,基本上是每天保持在40-70里之间,平均每天行程约为55.47里。此外,南方水路行船有打鼓和水牛牵引之俗。船出发时往往要击鼓,如开成4年3月24日"打鼓进发",26日"打鼓发行"。击鼓还有示警的功能,如开成3年7月18日"通夜打鼓,其国之风,有防援人,为护官物,至夜打鼓。"遇逆水行舟需要拉船,当时扬州一带多用水牛作牵引之力。如开成3年7月圆仁记扬州一带行船事曰:"十九日寅时,水牛前牵进发,暗云无雨","廿二日,平明,诸船系水牛牵去"。

其次,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的记载反映了唐代交通建设和交通服务事业发展的情况。唐王朝政令的上传下达、经济文化交流都有赖于交通,所以统治者颇为重视交通建设。这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所反映。

收稿日期:2006-11-27

作者简介:王福昌(1969-),男,江西人,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环境史和农村社会史.

交通标志的设立便是一例,开成5年3月1日圆仁记述道:“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定,曰唤之为‘里隔柱’。”这大大方便了来往的行客。不过,指路牌的建设似还不是很完善。圆仁曾三次出现迷路的现象。开成5年3月17日“错入密州路,行五里,偶然人教,得赴正路。”开成5年4月5日“史家吃茶,问醴泉寺。主人答:‘从不村望西直行十五里,到醴泉寺’云云。便向正西入山去。错差路行十余里,多有差路,不知所向。缘夜,却不村史家宿。竟夜狗吠,恐惧不眠。”4月6日“早朝,主人施粥,又差一人相送指路。正西入谷行过高岭,向西下坂,方得到醴泉寺菓园吃茶。”

唐代交通服务事业亦有较大进步。一是沿途村“店”的兴起。开成3年7月20日:“未时到如皋,茶店暂停。掘沟北岸,店家相连。”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圆仁所经过的以“店”为名的村落有10多个。这些以“店”为名的村落原来大多是一个路边商店或客栈。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2引晋崔豹《古今注》解释“景店”之名的由来曰:“店,所以置货鬻物也。有姓景者先尝设店于其地,因以为名。”[5]8886这么多店的设立说明了当时交通服务事业的发达。二是水上营运人员的增多。从圆仁的记载来看,水上营运包括客运和货运二种。客运又可分中长途客运和渡口营运二种。渡口营运的事例,如开成5年4月11日:“到黄河渡口,时人唤为药家口。……渡口南北两岸,各有渡口。……此药家口多有舟船,贪载往还人,每人出五文,一头驴十五钱。”货运的事例,如,开成4年4月圆仁曾看到“载炭船一只来”。随着水上运输的发展还形成了一批专门驾船的“水手”。4月13、15日和5月2日圆仁就三次讲到“水手”的生活,即其例。三是畜力雇用的增多。如,开成4年4月7日:“到县家都使宅斋。斋后,骑驴一头,傔从等并步行……未时到兴国寺。……寺主煎茶,便雇驴三头,骑之发去。驴一头行廿里,功钱五十文,三头计百五十文。行廿里到心净寺,是即尼寺……啜茶之后,便向县家去。更雇驴一头,从尼寺到县廿里。晚头到县,到押司录事王岸家宿,驴功与钱廿文,一人行百里,百廿文。”这里,圆仁把雇值也说得一清二楚。

再次,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出行的艰辛。一是道路难行。唐代道路建设虽颇有成就,但难行之路还是很多,尤其是在山区农村。如《资治通鉴》卷186载熊州一带“山路险隘”[5]5833,又如《太平广记》卷393引《广异记》载滁州一带“山路险阻”[6]3140。这种现象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多有反映。如,开成4年4月7日:“天暗云气,从山里行,越两重石山,涉取盐处,泥深路远。”会昌5年7月5日:“从楚州至登州,道路尽是山坂旷野,草木高深,蚊虻如雨,终日踰行野,村栅迢远,希见人家。人心麁恶,行七八十里,方有一二家,令人恐畏。……(会昌5年7月20日)山野行,草木高深,希逢人。终日上山入谷,蹋泥水,辛苦无极。……(会昌5年8月16日)到登州。……从海州到登州已来,路境不可行得。旷野路狭,草木掩合,寸步过泥,频失前路,若无知道人引,即一步不可行也。出野入山,出山入野。坂峻,沟谷幽深,涧水深而寒冷,涉者入骨觉痛。入山行,即一日百遍踰山,百遍渡水;入野行,即树稠草深,微径难寻。见草之动,方知人行也。蚊虻如雨,打力不及。草下淤泥,至膝至腰。路次州县,但似野中之一堆矣。……向北一置一千三百里,尽是山野。虽近海边,不曾见海。……蓬莱县牒送牟平县。向东南傍海岸,川野难过,山坂重重。……(会昌5年8月24日)到文登县。踰山涉野,罗破衣服罄尽。”二是途中“蚊虻如雨”,所到之处“主人无礼数”。如前言从海州到登州路上“蚊虻如雨”。如开成3年7月13日:“大热,……蚊蝇众多,其大如蝇,入夜恼人,辛苦无极。”又如开成3年7月18日:“申时到郭补村停宿。入夜多蚊,痛如针刺,极以艰辛。”再如开成3年7月21日:“(停宿)蚊蝇甚多,辛苦罔极。”关于途中常碰到不友好之人,在下文民风中详述。因为道路的难行,途中又多“蚊蝇”,旅客常有病患。如开成3年7月13日:一个与圆仁同行的旅客“患赤痢”,而同年7月25日“人人患痢”。此外,从“水手”在途中患病后的悲惨结局中亦可看到唐人出行的艰辛。如开成4年4月13日:“入海不久,水手一人从先卧病,申终死去,裹之以席,推落海里,随波流却。”又如,4月15日“水手一人病苦死去,落却海里。”再如,5月2日“水手一人自先沈病将临死。未死之前,缠裹其身,载艇送弃山边。送人却来云:“弃着岸上,病人未死,乞饭水,语云‘我病若愈,寻村里去’舶上之人莫不惆怅。”唐代“水手”生活之悲惨,可见一斑。

二、饮食生活

唐代农人的饮食生活十分丰富。据统计,食料总数达100多种,可分为粮食类、肉类、蔬菜类、水果类和茶五种类型。食品加工的方法也颇为多样,包括煮、蒸、烙、烧、煎、炸、烤、炙、脍、脯等。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对唐代农人的饮食生活亦有记载,虽不能说很丰富,但它的描绘直接、生动,读之,颇有一种“现场感”。具列如下:

盐、酱、醋、菜是唐代农人日常的必需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多次提及。我们把其中几则先列于下：开成 5 年 2 月 27 日在登州夀车村宋日成宅断中："乞酱酢盐菜，专无一色。汤饭吃不得。"开成 5 年 3 月 14 日在图丘馆王家断中："主人初见不肯，每事难易，终施盐菜周足。"开成 5 年 3 月 17 日在莱州潘村潘家断中："主心麁恶，不作礼数。就主人乞菜酱醋盐，总不得。遂出茶一斤，买得酱菜，不堪吃。"开成 5 年 3 月 20 日在青州孤山村宋家："主人悭极，一撮盐、一匙酱醋，非钱不与。"以上四则材料，有的就其中二项并提，有的三项、四项并提，可见，这些都是唐代农人不可或缺的食品。

"馄饨"是一种带馅的食品，"馄饨"则是一种不带馅的汤饼类食品。这些食品加工比较精细，是唐代农人的节日食品。开成 4 年 8 月 15 日记登州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事曰："设馄饨饼食等，作八月十五日之节。"橡是救荒食物，在灾荒穷困之时才食之。开成 5 年 3 月 2 日："牟平县至登州，傍北海行。比年虫灾，百姓饥穷，吃橡为饭。"

唐代饮茶之风大兴，南北乡村皆是如此。开成 5 年 3 月 13 日、14 日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连续二天讲到饮茶之事。13 日谓："到战斋馆于东桓宅斋。主人极悭，乞一盘菜，再三而方与。斋后发，西行廿五里，到乘夫馆吃茶。"14 日谓：在莱州乔村王家吃茶。

唐代，乡民饮食生活的贫富差距颇大。这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有所记载。如，开成 5 年 2 月 28 日记登州牟平县事曰："村人二十有余，各于自宅，随力所办，修理饭食擎将来。"这些农人显得比较富有，出手比较大方。但有些却非常贫困。如，开成 5 年 4 月 4 日说缁州缁川县张赵村赵家曰："主人极贫，无饭可吃，心里无恶。"

我国幅员辽阔，由于自然社会条件的差异，各地的饮食习尚颇不一致。这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亦有反映。开成 5 年 4 月 11 日，"到黄河渡口，时人唤为药家口。……过河北岸断中，四人每人吃四椀粉粥。主人惊怪多吃冷物，恐不消化矣。"会昌 5 年 8 月 16 日，"到登州。……从海州到登州已来，……山村县人，飧物麁硬，爰吃盐茶粟饭，涩吞不入，吃即胸痛。山村风俗，不曾煮羹吃，长年唯吃冷菜，上客殷重极者，便与空饼冷菜，以为上馔。"一地农人"惊怪多吃冷物，恐不消化矣"，一地农人却是"不曾煮羹吃，长年唯吃冷菜，上客殷重极者，便与空饼冷菜，以为上馔"。两地风俗之异，真是天壤之别。

三、宗教信仰

唐代，佛教十分流行。据《唐会要》卷 49《僧籍》载："天下……僧七万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万五百七十六。"[7]863一时之间，广大乡民的崇佛之风大兴。圆仁所过农村，乡民有"有道心"者甚多。所谓的"道心"就是信奉佛道之心。爰屋及乌，此种人对圆仁这样的来访佛徒自然也就比较关照，圆仁每到这样的农家，总是能得到周全的款待。

唐代，佛寺亦很多。据《大唐六典》卷 4《尚书礼部》载："凡天下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其中"三千二百四十五所僧，一千一百一十三所尼"[8]102。唐政府也提倡在乡村建立佛寺。《唐会要》卷 48《寺》载："大中五年正月诏，京畿及郡县土庶，要建寺宇村邑，勿禁，兼许度僧尼，住持营造，……精加拈择，其村邑佛堂，望且待兵罢建置为便。"[7]854唐代中后期，佛教寺院遍布了广大的乡村。《全唐诗》卷 361 刘禹锡《自江陵沿流道中》曰："三千三百西江水，自古如今要津路。月夜歌谣有渔父，风天气色属高人。沙村好处多逢寺，山叶红时觉胜春。"[9]4082这在日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丰富的记述。该书提到村落中有佛教寺院的达 26 处之多。

众所周知，唐代的寺院有自己的产业，形成"寺院经济"这一特有的经济现象。这在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亦有所反映。如登州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法花院拥有大片田庄，其收入"一年得五百石米"。一个村寺有那么多的财产，可见当时寺院经济的发达。

唐人奉佛，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唐政府一度灭佛，下令僧人还俗，结果"乍作俗形，无衣可着，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徹，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

在中国历史上，佛、道二教平分秋色，构成民间信仰的二大教。传说道家的创始人是李耳，唐统治者认为道教与李唐王朝同姓。因此，唐统治者对道教亦十分重视。这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亦有反映，如会昌 5 年 8 月 27 日谓："有敕断天下独脚车，条流后，有人将独脚车行者，当处决杀。缘天子信道士教，独脚车碾破道中心，恐道士心不安歟。有敕断天下猪黑狗黑驴牛等，此乃道士着黄，恐多黑色厭黄令灭歟。令近海州县进活獦儿，未知其由。近有敕，令诸道进年十五岁童男童女心胆亦是道士诳惑也。"

四、民风习尚

民风习尚是一定时期中社会上流行的风气和习惯。民风习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是我们掌握某一时期社会变迁的有效手段。可惜,史籍对唐代基层农村的民风习尚记载甚少。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经常写到其所到之处民心的好恶,正好可填补史籍记载的部分空缺。现先列表如下:

圆仁对唐代农村民风的描写可分为三类,一是褒义的描写,如"殷恳"、"心平"、"善"、"孝顺"、"和软"、"好"等。二是贬义的描写,如"无礼数"、"麁刚"、"悭极"、"麁贼"、"奸恶"、"麁恶"、"猛恶"等。三是中性的描写,如"不恶"、"不恶不好"、"心直"。其中褒义的描写约占60%,贬义的描写约占33%,中性的描写约占7%。也就是说褒义和中性的约占三分之二,贬义的约占三分之一。

时间	具体情况
开成5年2月26日	登州龙泉村斜山馆:知馆人梁公度在馆里住,不恶不好。
开成5年2月29日	登州牟城村高安宅:主人不恶。
开成5年3月12日	登州黄县九里战村少允宅:主人无礼数。
开成5年3月13日	莱州掖县徐宋村姜平宅宿:主人心直。
开成5年3月15日	莱州牟徐村程家断中:主人殷恳。
开成5年3月17日	莱州潘村潘家断中:主心麁恶,不作礼数。
开成5年3月17日	莱州膠水县三埠村刘清宅宿:家妇嗔怒,夫解卞戏。
开成5年3月18日	莱州界内,人心麁刚,百姓饥贫。
开成5年3月18日	青州北海县田莊卜家断中:主人殷恳,斋菜无乏。
开成5年3月20日	青州孤山村宋家:主人悭极,一撮盐、一匙酱醋,非钱不与。
开成5年3月20日	青州寿光县半城村李家宿:主人爱停客取宿钱。
开成5年3月21日	青州韭味店张家断中:主人心平。
开成5年4月3日	青州益都县石羊村陈家:主人心平,斋后西北行十五里,到临缁县界水驿。西行廿五里,到金岭驿东王家宿。主人性直好,见客殷恳。
开成5年4月5日	缁州长山县张李断中:主人殷恳。
开成5年4月7日	章丘县。从县西行十五里,过济河渡口,时人唤为济口。从口西北行半里,王家宿。主人心平。
开成5年4月8日	临邑县双龙村张家:主人心平。
开成5年4月16日	冀州南宫县赵固村赵家宿:主人心直。
开成5年4月19日	秦丘村刘家断中:主人虽贫,布施斋饭。
开成5年8月3日	汾州王同村王同院断中:斋后,南行30里,到冷泉店宿。主人周匝。
开成5年8月4日	到灵石县。过县,傍汾河南行廿里,到阴地关。关司勘出。过关南行十里,到桃柳店掉家宿,店临汾河,有五六家,主人心平。
开成5年8月5日	晋州霍邑县霍昌村马家店宿;主人麁贼。
会昌5年7月5日	见道,从楚州至登州,……人心麁恶。……向北州县,人心麁恶。……淮南道扬、楚州县人心奸恶,太难把捉。
会昌5年7月18日	到怀仁,管海州。人心孝顺,见客殷重,等闲相接,县司用心亦善。
会昌5年7月21日	到莒县,管在密州县司。百姓心麁恶。
会昌5年7月26日	到密州。人心猛恶,温柔者稀。
会昌5年8月2日	到高密县。人心和软。
会昌5年8月6日	到即墨县,管在莱州。人心孝顺,能安存客。
会昌5年8月10日	到昌阳县,莱州管。人心好。

资料来源:(日)圆仁著 顾承甫 何泉达点校.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O].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前面已经介绍,圆仁入唐求法是在唐中期。这一数字说明,唐代中期基层农村民风存在着趋恶的倾向。过去,

我们把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原因归结于均田制瓦解、府兵制的破坏、唐玄宗晚期的政治危机和安史之乱。事实上，这些可能都是漂浮在历史表层的东西，其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结构性的社会因素。

此外，《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唐代乡村的社会组织、农业生产、农人的交往礼节、乡村的节日和乡村绿化也有一些反映。为了节省篇幅，本文暂不述及。

参考文献：

[1] (日)圆　仁.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 顾承甫，何泉达，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文中未注明引文均出自该书)
[2] 齐　涛. 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3] 张　葳. 唐中晚期山东北部地区民众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信仰初探——以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4] 李　肇. 唐国史补[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5]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6] (宋)李　昉. 太平广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7] (宋)王　溥. 唐会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55.
[8] (唐)李隆基. 大唐六典[M]. (日)广池千九郎，校注.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9] (清)彭定求，等.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The Impression of Rural Society in "Travel Notes in the Tang Dynasty for Learning Buddhism"

WANG Fu-cha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History*,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raffic, organize, diet, religion, ethics, agriculture, proprieties, festival, afforest of country of the Ta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ravel notes in The Tang Dynasty for learning Buddhism" by Yuanren.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records about the rural society in "travel notes in The Tang Dynasty for learning Buddhism", we can get to know more clearly about the rural society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ravel notes in The Tang Dynasty for learning Buddhism"; The Tang Dynasty; rural society